

旅游学科升格的理路探析

马波

(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由于政府指令性学科专业目录的存在,旅游学科在中国的成长受到外在制度的束缚,“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旅游管理”二级学科的设置现状,对高等旅游教育和旅游业健康发展极为不利,遂有旅游学科升格之需。文章从“学科”意蕴的探讨入手,审视了学科专业目录规制的内在危机及其在旅游学科发展中的矛盾表现,借用学术性和实践性二维学科评价标准,分析说明了创建旅游管理一级学科的逻辑依据,并引入学科发展的一般逻辑和“好旅游”的基本框架,提出了旅游管理一级学科内部架构设计的三种基本模式。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在指令性学科专业目录尚不能彻底否定的前提下,允许并支持部分新兴学科升格,是政府优化学科管理制度的明智选择;创建旅游管理一级学科符合学术逻辑和社会需求逻辑,是旅游知识共同体当下的具体任务,意义不容小觑;遵从学理与应用相统一的逻辑,旅游管理一级学科的架构有对接本科专业目录设计、垂直设计和水平设计三种基本模式;推动旅游学科的升格,会引发学科基本命题的再思考,发挥带动学科内涵建设的作用。

[关键词]学科;学科专业目录;一级学科;旅游管理一级学科;好旅游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10-0025-08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10.013

引言

2015年12月3日至5日,中山大学主办召开“旅游学术创新与一级学科创建”系列会议,国内各地旅游学者汇聚一堂,在罕见的热烈气氛之中,展现了建设旅游一级学科之共同愿景。此后,这次会议被中国旅游智库评选为“2015中国旅游科教理论十大新热点”之一,说明旅游学科升格既是旅游学界的共识,也是中国旅游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有幸参与盛会,并以“创建旅游一级学科的理路

思考”为题表达了自己的认识。会后,对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成此拙文,以供批评。

1 “学科”解析——正本方能清流

1.1 “学科”的基本意蕴

“学科”是知识界的常用语,是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的关键词。毫无疑问,任何有关“学科”的讨论,都始于对其意蕴的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

首先,“学科”是对科学的分门别类,是知识界依据某些共性特征对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的划分。科学具有客观属性,不以尧存,不以舜亡。但是,对科学的分类,或者说学科划分,则因知识的变化性和复杂性,反映着知识界的价值趋向和认识水平,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科学与学科的关系,犹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讲的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可能偏离价值,但终究要靠近价值。从科学角度而言,既然知识体系是动态的,学科分类一定是变动不居的,否则就会出现“学科茧房”现象,阻碍知识的探索与昌明。学科划分重在体现“知识体系化”和“共性特征”两个科学维度,前者使“学科”有别于“术科”,后者则要求按照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对对象而决定的研究方法的成熟性,明确学科的边界与结构,从而提供合“理”的学科间与学科内的双重建构关系。

由此,学科划分问题自然转化为学科制度问题。学科制度包括学科内部标准和学科外部规范两个方面。内部标准有助于汇聚学者队伍,打造科学研究平台,并通过组织化、规范化、一致化等手段提高学术研究的效率。外部规范则表明学科的坐标、四邻关系和影响力,体现学科的地位和成长方向。外部规范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正式的学科制度安排具有管束功能,一旦形成就会导致相对静态的学科分类同绝对动态的知识发展之间的对立,难免引发学者对学科划分方案的批判和社会对学术界“游离”状态的批评。

[收稿日期]2016-04-21; **[修订日期]**2016-06-17

[作者简介]马波(1966—),男,陕西绥德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产业经济与政策、区域旅游、旅游文化学等, E-mail: mabo6605@vip.sina.com。

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学科”就与人才培养直接相关。及至以“学科”为搭建框架的大学组织日渐普及,“学科”一词转向以教育学意蕴为主,甚至成为高等教育界的专门概念。同时,其制度化色彩变得更加浓郁,学科设置决定着大学的类型、结构与功能,规定着人才培养的内容、形式和过程。随着大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快速提升,高等教育的环境、任务和基本模式不断变化,作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学科”问题进一步凸显,受到中外研究者的普遍关注,遂有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通识教育、开放教育等新概念的涌现与流行。

1.2 中国的“学科”问题

学科制度必然受到国家基本制度的影响,不同国家的学科制度有不同特征。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的学科制度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存在政府指令性的学科专业目录,以及依此衍生的一系列行政规范,从而构成较为严格的学科外部规制;二是这个外部规制对学术传统较为薄弱的人文社会科学和社会迫切需要的交叉、新兴学科的发育有特别明显的影响。

我国的学科专业目录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针对研究生教育和学位授予的学科、专业目录(以下此类文件简称为《学科目录》),另一种是针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的专业目录(以下此类文件简称为《专业目录》)。《学科目录》试行于1983年,1990年、1997年、2011年3次修订,由国务院学位办为主发布。《专业目录》1963年第一次颁布,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11年4次修订,由国家教育部发布。

研究者注意到,欧美国家也有自己的学科目录,如英国使用“共同学术编码系统”(Joint Academic Coding System, JACS),美国使用“教育项目分类”(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 CIP),但它们主要是统计性目录,是指导性而非指令性文件。我国的《学科目录》和《专业目录》也具有知识分类和信息统计的功能,但更重要的功能是对专业划分与设置、招生、人才培养、科研方向、学位授予等进行直接管理,发挥着指令性的作用^[1]。

沈文钦、刘子瑜用“层级管理体系”来概括中国学科管理的特征和学科体系的生存状态,具体表现为:1)通过国家权力规定学科体系的结构、类目和等级;2)存在与学科与专业目录相联系的一系列规制;3)引致学科体系、高等学校以及科研单位的“行政化”;4)拨款和资助制度成为层级管理体系得以

实现的双保险。这种层级管理同人文社会科学“横向交叉”的知识发展趋势构成严重冲突,为了提升学科地位,以获得自主发展的空间,遂有艺术学、世界史、国学、语言学、古籍整理学、教育技术学、出版学、信息安全等学科相继发起“学科升格”运动^[2]。

历次修订活动反映出,作为学科管理文件的制定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对知识发展与学科目录管理之间的矛盾有着自己的感知。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实施新的《学科目录》,只设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不再设置二级学科。2012年9月,教育部在颁布实施新《专业目录》时明确指出,原有目录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扩大高校的专业自主设置权,对《专业目录》实行开放性、动态调整。毋庸讳言,这种改变具有进步意义,但在性质上仍属有限的改良。陈涛认为,学科专业目录引发了学科建制的合法化、人才培养的同质化和组织建制的行政化问题,根源在于混淆了五组逻辑关系,即计划逻辑与市场逻辑的颠倒,学科逻辑与目录逻辑的误解,问题逻辑与合作逻辑的缺失,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的错位以及应用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反差^[3]。值得提及的是,艺术学在荣升学科门类之后,仍有学者抨击目录设置“合法”不“合理”,指出“学科、专业目录存在学理基点和逻辑不统一、专业口径模糊、轻视理论性艺术专业、忽视艺术教育的社会需要等问题”^[4]。

1.3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学科”问题

2015年8月,中共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党和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指导方针和具体目标,提出要通过一流学科的建设带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三五”规划,再次提出,要大大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在中央“双一流建设”政策的推动下,各省相继启动了区域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打造计划,昭示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

学科是大学的细胞,学科建设是大学建设的核心,“办大学”就是“办学科”。显然,在“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有必要从“特定时空”出发,对学科问题做进一步的逻辑分析。

首先,应当树立正确的学科评价标准。笔者高度赞同周光礼先生的观点:“学科评价的标准有两

个维度:一是学术性维度,即学科必须有明确的研究主题和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一是实践性维度,即学科必须能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前者称为学术逻辑,后者称为社会需求逻辑。从学术逻辑来看,一流学科的评价标准是客观的,是国际可比的;从社会需求逻辑来看,一流学科的评价标准是主观的,是有地方特色的。根据社会需求逻辑,一流的学科不但要为区域工商业创新作出突出贡献,而且要为区域人力资源形成作出突出贡献,甚至还要为区域文化建设、环境建设作出突出贡献。换句话说,从社会需求逻辑来看,学科建设应该面向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5]。

其次,遵循社会需求逻辑,学科建设就必须适应和引领中国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率先表现在经济领域,体现为技术与需求双重推动下的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企业变革和产业结构高度化,遂有“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求人才培养体系相应变革,意味着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势在必行。“新常态”建设也是社会文明形态的重塑过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全面落实,必将对国家的学科专业设置及其管理产生重大影响,笔者认为,当下可以明确的走向包括:1)以创新、开放、协调的精神,深入调整学科专业设置,优化学科关系;2)引发诸多人文社会学科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变革,从而推动学科新的内涵建设;3)促使学科由科教融合平台向产学研融合平台转变等。

2 旅游学科升格之理——基于学科评价的二维标准

2.1 旅游学科——为育人而生,因济世而荣

中国旅游业起步于实施改革开放国策的1978年。198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旅游工作的决定》,标志着旅游业进入国民经济发展序列,高等旅游教育随之兴起。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国民旅游需求的持续增长,中央政府越来越重视旅游发展,连续密集出台了一批政策文件^[6],旅游业的经济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从“新的国民经济增长点”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与之相应,高等旅游教育渐成规模,研究生教育兴旺发达。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5)》,至2014年末,全国开设旅游系(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1122所,在校生43.52万人。据中山

大学旅游学院提供的不完全调查统计资料,至2013年,全国共有156所高校/科研机构招收旅游管理专业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50所高校/科研机构招收与旅游相关的博士研究生;至2015年,全国共有72所高校招收旅游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MTA)。

旅游作为一门学科的被承认,始于1987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在经济学门类下设置旅游经济专业(代码1018)。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学科目录》,把“旅游经济”作为试办学科(代码0201S1)列入“经济学”门类之下。1993年版的《专业目录》,在经济学门类“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设置“旅游管理”专业(代码020209),此外设置目录外的“宾馆管理”专业(代码082209W)。1997年版的《学科目录》增设管理学门类,在“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设“旅游管理”二级学科(代码120203)。1998年版的《专业目录》也增设了管理学门类,也是在“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设“旅游管理”专业(代码110206)。2011年再度修订的《学科目录》,只列学科门类 and 一级学科,名义上把二级学科的设置权下放高校,但是强调“按一级学科培养高层次人才和授予学位”,“旅游管理”未能出现在一级学科之列,等于依旧被视为“工商管理”学科的分支。但令人欣慰的是,2012年颁布的《专业目录》,在管理学门类下,设置与“工商管理”并列的“旅游管理”大类(代码1209),下设旅游管理(代码120901)、酒店管理(代码120902)、会展经济与管理(代码120903)3个专业。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旅游学科为育人而生,因济世而荣,其学科化是在现实需求的推动下前行的。尽管“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是《学科目录》和《专业目录》历次修订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旅游学科的名份获得显然滞后于旅游高等教育之实。比较而言,《专业目录》的修订,尤其是2012年的修订,较好地体现了旅游业与高等旅游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学科目录》则不仅显著滞后,而且反向运动。1997年版的《学科目录》把旅游学术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限定在“工商管理”的狭小范畴之内,使之无法对接旅游管理大大超出商业经济管理的公共属性,堪称画地为牢。2012年版的《学科目录》通过外部规制剥夺了旅游学科高度化发展的自主权和相对独立性,犹如给茁壮成长的少年套上了一副缠身的铠甲,成为束缚学科成长的沉重枷锁。

2.2 旅游学科——足以成学,足成显学

针对《学科目录》裹足不前的批评,难者或引学

术逻辑予以反驳,对旅游学科的独立性加以否定。毋须讳言,任何一门学科的兴起,都需经历学术标准的考验,旅游学并不例外。尽管时至今日,仍有部分圈外人士固守成见,视旅游为“术科”,但客观事实是,经过多年的探索和讨论,旅游学不仅明确了自在独立的研究对象,构建了清晰稳健的基础理论体系,发育了卓有成效的方法工具,足以自立于学林^[7],而且呈现出家族化、哲学化和知识溢出的明显走向,假以时日,足以成为一门显学。

旅游学科的家庭化,表现为诸多分支学科的成熟。得益于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学者的主动投入,中国的旅游学在孕育之初就得到多学科营养滋润,并由此奠定了多维开拓的发展大格局。分科研究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人们对综合研究和形成完整的旅游学科的关注。早在1990年代,谢彦君、申葆嘉、李天元、张凌云等一批学者就在旅游基础理论领域深耕细作。进入21世纪后,谢彦君的《基础旅游学》前后三次修订出版,成为学术经典,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共享的知识平台和共有的学术视野。加之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东北财经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旅游院校和科研机构系统培养的青年学者(保继刚教授称之为“Tourism Generation”)的快速成长,共同促成了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旅游美学、旅游文化学等诸多研究领域由“母学科的附庸”向旅游分支学科的转化,进而推动了旅游学的家族化繁荣。

必须指出,近20年来,国内的旅游研究并未在现象层面停留,而是呈现高度关注旅游本质的倾向,谢彦君《基础旅游学》的连续成功修订就是最好的例子。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旅游基础理论,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以愉悦、异地、闲暇为核心,构建了汉语世界的旅游学“硬核”,同时,自觉转向旅游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2008年,曹诗图出版专著《旅游哲学引论》,强化了旅游学科追本溯源、反省思辩、高屋建瓴的发展姿态。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2015年12月中山大学主办的“旅游学术创新与一级学科创建”会议上,“旅游哲学”成为热门话题,部分交流成果在《旅游学刊》发表^[8-11],较好地反映了中国旅游学术共同体的思想演进。

旅游学科在面向实践、多元交叉发展的同时,其知识溢出也愈加显著。一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制定旅游政策、旅游法规、旅游规划过程中,得到

了学术界的有力支持,旅游卫星账户的开发、旅游业转型升级战略的实施以及最新的全域旅游发展策略的提出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旅游学的概念和理论知识不断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地理学、地质学、环境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等理工学科渗透,这从区域经济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变革、人文地理学议题与边界的拓展、城市规划学内涵的丰富及相关技术标准的改进中就可略见一斑。

行文至此,显而易见,现行《学科目录》将旅游学置于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之下的处理是不合逻辑的,旅游管理升格为一级学科的理由不待自言。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社会,迫切需要发挥旅游业的综合带动功能。在“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创建旅游管理一级学科,可谓因应天时合乎地利。

3 旅游管理一级学科的架构选择——设计标准与基本模式

创建旅游管理一级学科,既需要学科外部管理制度的改变,也需要学科内部制度安排的优化,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内部制度安排又主要体现在学科架构设计方面,重点需要讨论学科结构设计的标准与基本模式。

3.1 学科架构设计的标准

学术世界是介于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之间的知识世界,它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具有未来指向、价值趋向和系统结构,旨在引领现实的前行。旅游科学的发展必然遵循科学发展的一般逻辑,它不可能脱离旅游现实,但意在通过真理发现,引导人们创造更加美好的旅游世界(图1)。

概而论之,旅游学术界的任务就是构建“好旅游”(Good Tourism)的理论模型并将之运用于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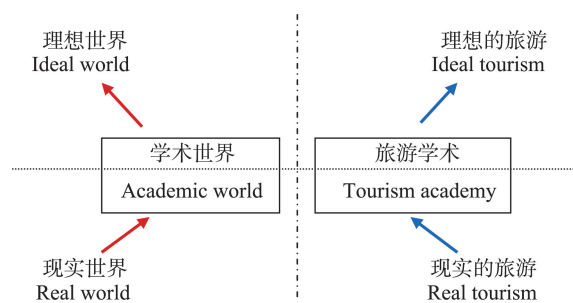


图1 旅游科学发展的一般逻辑
Fig. 1 Basic logic of tourism sci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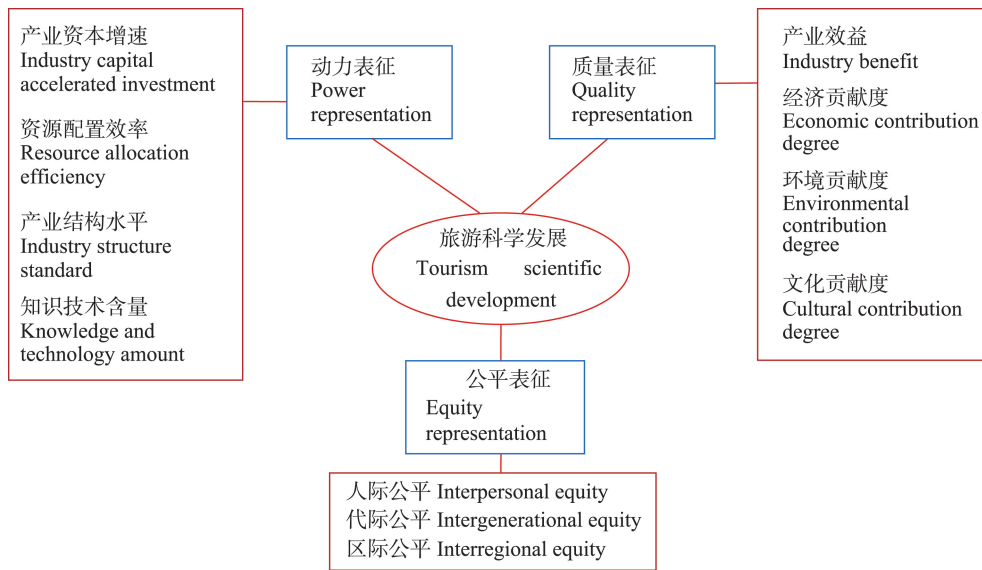


图2 “好旅游”的基本框架
Fig. 2 The framework of Good Tourism



图3 对接本科专业的旅游管理一级学科架构设计
Fig.3 Framework design of tourism management discipline mating current major

培养和产业发展实践。换言之,旅游学科的架构设计当充分体现追求“好旅游”的意图。因此,尽管囿于篇幅不能展开论述,但确有必要提出笔者理解的“好旅游”的基本框架(图2),或可作为探讨旅游管理一级学科架构设计的逻辑基准。

3.2 学科架构设计的基本模式

基于对学科内涵以及学科评价维度的统筹理解,结合旅游学的本质、发育特点和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按照上述的设计标准,提出旅游管理一级学科架构设计的3个基本模式。

3.2.1 对接本科专业目录的架构模式

指尊重2012年版《专业目录》,对应设计旅游管

理一级学科内在架构的模式(图3)。

这种架构模式的优点是直接对应行业需求,体现产学研一体化倾向,《学科目录》与《专业目录》保持一致,保证发展中的研究生教育能够同规模庞大的本科教育无缝对接,波动性较小。缺点是学理表现弱,学术指向性模糊,旅游管理既作为一级学科的名称,又作为二级学科的名称,存在逻辑硬伤,不利于学科的长期持续繁荣。

3.2.2 垂直设计架构模式

指按照旅游业运行的微观、中观、宏观三层垂直分工体系设计旅游学科的架构,形成旅游企业管理(A)、旅游产业管理(B)、旅游公共管理(C)3个二级学科,进而框定各二级学科的研究对象和主体内

容(图4)。

与对接本科专业目录的架构模式相比,这种架构的优点是明确并拓展了旅游科学的边界,分支学科有相对独立的对象、场域、功能和理论源泉,平衡了学术性和实践性两个标准,易得到广泛认同。缺点是学术性表达有欠深入和精准,旅游知识体系可能被人为分割开来。

按照垂直架构设计旅游管理一级学科,势必要引发高等旅游教育的层级分化。如果以专业技能、理论能力和观念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则形成如图5所示的教育分工和分层。

3.2.3 水平设计架构模式

指把旅游活动投射在人类社会-自然所构成的基础平面上,按照研究对象的基本属性和关系设计旅游管理一级学科体系,形成旅游经济(商业)管理(Tourism Business Management, TBM)、旅游社会管理(Tourism Society Management, TSM)、旅游环境

管理(Tourism Environment Management, TEM)和旅游信息管理(Tourism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IM)等4个二级学科(图6)。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旅游经济、旅游社会、旅游环境、旅游信息都是旅游学科自己建构的专属概念,而非“旅游+XX”的一般泛称。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高度尊重人类知识的体系性和自在性,既突出了旅游学科的独立性,又顺应了旅游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多元交叉性、综合性和成长性,展示了旅游科学的最大边界,一旦落实必然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不足是偏重学术性,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当下旅游发展的现实,在形成共识和实践方面会遇到较大的挑战。

4 结论与讨论

第一,指令性的学科专业目录是富有中国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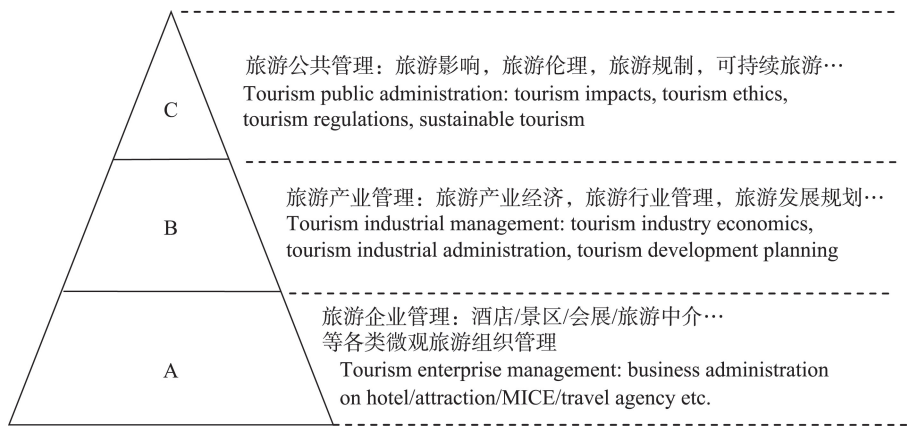


图4 旅游管理一级学科的垂直架构设计

Fig.4 Vertical framework design of tourism management discipl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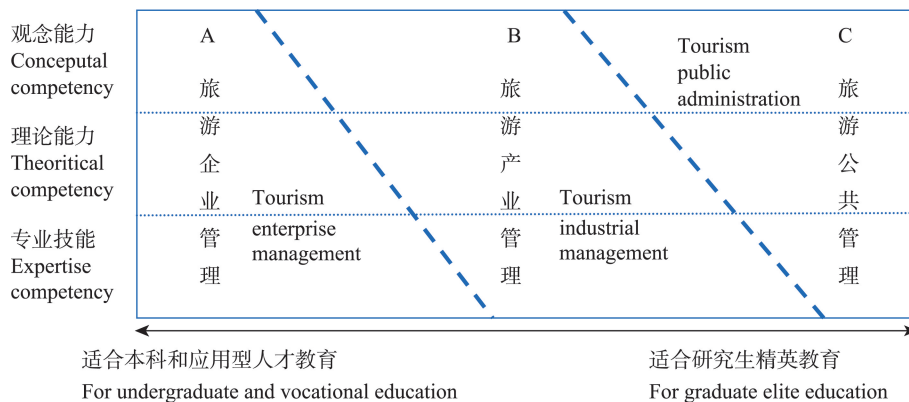


图5 旅游管理一级学科垂直架构的教育转化

Fig.5 Educational imple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discipline framew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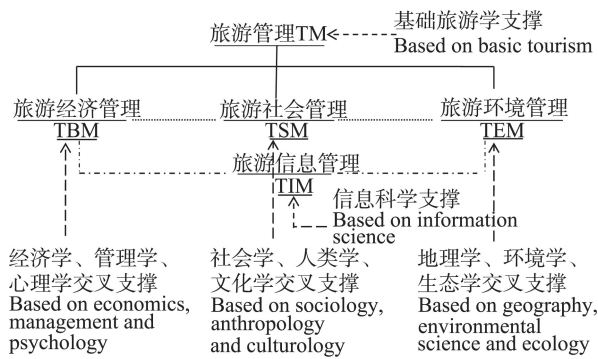


图6 旅游管理一级学科的水平架构设计

Fig.6 Horizontal framework design of tourism management discipline

的高等教育产物,它使得“学科”的意蕴从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演变成学科外部规制的工具,束缚了诸多新兴学科的发展,需要重新定位其性质和职能。鉴于国情的特殊、制度惯性的存在以及学科专业整体稳定的阶段性需要,允许并积极支持部分新兴学科升格,不失为政府优化学科管理制度的明智选择。

第二,旅游学科是一门典型的新兴学科,现行学科专业目录对其定位存在严重偏差,亟须优化。壮大旅游学科有强大的学术逻辑和社会需求逻辑的双重支持,创建旅游管理一级学科是旅游知识共同体当下的具体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创建旅游管理一级学科需要优化旅游学科的内在制度,其中,学科架构的重新设计尤其重要。从根本上讲,旅游学科架构的顶层设计必须符合学科发展一般逻辑,应当因应“好旅游”的基本框架。

第四,遵从学理与应用相统一的基本逻辑,旅游管理一级学科的架构可能有对接本科专业目录设计、垂直设计和水平设计三种基本模式。这三种模式各有偏重,适合作为寻找最佳阶段性对策方案的参考。

第五,讨论旅游学科的升格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等于讨论旅游学的战略性发展问题,也是重新审视旅游学的基本学理问题。本文重在提出观点,删繁就简,不求详细论证。是非明辨,有期方家,尚待来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Ji Baocheng. *Research on the Subject Setting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6: 25-42. [纪宝成.中国大学学科专业设置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5-42.]

- [2] Shen Wenqin, Liu Ziyu. Bureaucratic regul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The challenges in disciplinary management toward knowledge development [J]. *Pek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Review*, 2011, 9(2): 25-37. [沈文钦,刘子瑜.层级管理与横向交叉:知识发展对学科目录管理的挑战[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9(2): 25-37.]
- [3] Chen Tao. Catalogue of disciplines and special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Problems and logic [J]. *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 16(3): 43-49. [陈涛.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目录:问题与逻辑[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6(3): 43-49.]
- [4] Li Piyu.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arts discipline and professional catalogue setup [J]. *Hundred Schools in Arts*, 2013,(2): 108-118. [李丕宇.中外艺术类学科、专业目录设置的比较研究[J].艺术百家,2013,(2): 108-118.]
- [5] Zhou Guangli. What is the Chinese Standard of World Top-ranking Discipline [N]. *Guang Ming Daily*, 2016-02-16(13). [周光礼.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是什么[N].光明日报,2016-02-16(13).]
- [6] Tang Xiaoyu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ourism development policies(1949—2013): A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8): 15-27. [唐晓云.中国旅游发展政策的历史演进(1949—2013):一个量化研究的视角[J].旅游学刊,2014,29(8): 15-27.]
- [7] Chen Yubin. Tourism science expected to be a discipline [J]. *Tourism Tribune*, 2005, 20(2): 70-75. [陈愉秉.旅游成学——以一份理论实践为样本[J].旅游学刊,2005,20(2): 70-75.]
- [8] Xie Yanjun, Sun Jiaojiao. Science and philosophy: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tourism research [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4): 24-32. [谢彦君,孙佼佼.科学与哲学:旅游研究中的两种不同路径[J].旅游学刊,2016,31(4): 24-32.]
- [9] Lai Kun. Making sense of the philosophy of tourism via a mixed approach[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4): 33-41. [赖坤.理解旅游哲学:基于融合创新路径[J].旅游学刊,2016,31(4): 33-41.]
- [10] Zhang Xiaoming. Phenomenological theory of lived experience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research on tourist experiences[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4): 42-50. [张骁鸣.现象学体验学及其对旅游体验研究的启示[J].旅游学刊,2016,31(4): 42-50.]
- [11] Li Jun. A scrutiny of propositions in tourism management by an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J]. *Tourism Tribune*, 2016,31(4): 51-61. [李军.知识论视角审视下的旅游管理研究命题[J].旅游学刊,2016,31(4): 51-61.]

Investigation on Logic and Thought of Upgrading Tourism Discipline

MA Bo

(School of Tourism & Geography Scienc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mandatory 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 the growth of tourism science in China was constrained by external institut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ourism Management is a second grade discipline in scienc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as serious negative effect on higher tourism education and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upgrading tourism discipline. The article probes into implication of Discipline, investigates the internal crisis of regulation in Chinese 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 and paradox of tourism discipline development, explains the logical basis for setting up the first discipline of Tourism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academic and practical evaluation criterion, introduces the basic logic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basic framework of good tourism, proposes three basic models for framework design of Tourism Management Discipline. There are four main opinions in the article. Firstly,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at mandatory 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 can't be completely denied, upgrading some new disciplines is a smart choice for government to optimize discipline management institution. Secondly, setting up the first grade discipline of Tourism Management conforms to academic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is the current specific missions of tourism knowledge community, and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hirdly, there are three basic models for framework design of Tourism Management discipline, including the design of matting current major of tourism management, vertical framework design and horizontal framework design. Fourthly, upgrading tourism discipline has some positive effects such as initiating rethinking of basic postulate of tourism discipline, driving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discipline.

Keywords: discipline; 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 the first grade discipline; tourism management discipline; Good Tourism

[责任编辑:吴巧红; 责任校对:王玉洁]

《旅游学刊》出版创刊30周年纪念光盘

《旅游学刊》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刊、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1986年创刊以来,秉承前沿、理性、责任的办刊宗旨,《旅游学刊》立足于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紧跟国际旅游研究动向,“公开选稿,唯求质量”,力求学术性、权威性和前瞻性,及时反映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旅游业实践的新问题,推动中国旅游研究理论的现代化、研究内容的本土化、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为中国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为了方便广大读者保存和收藏《旅游学刊》,编辑部从2005年开始出版《旅游学刊》光盘版。《旅游学刊》光盘版内容与印刷版一致,是采用先进技术将平面纸质印刷期刊制作成电子版,图文并茂,原版再现,用户还可以通过全文、标题、作者、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等轻松搜索到所要找的文章。

2005年5月首次出版的是《旅游学刊》2004年合订本光盘,此后每年都出版上一年度的《旅游学刊》合订本光盘。2006年5月,为纪念创刊20周年,编辑部出版了创刊以来的20卷《旅游学刊》纪念光盘;2016年9月,为纪念创刊30周年,特出版创刊30年来30卷《旅游学刊》(1986—2015)合订本光盘。定价:280元,欢迎在我刊网站“微信小店”中订阅。